

穿越向阳观音谷

郑剑文

深山必藏幽峡，幽谷必蕴涧水，而在这幽谷涧水之间必有险滩奇石、茂林修竹、古藤幽兰，我想，还应该有游鱼戏虾、奇禽异兽……

这便是我对丛林峡谷最初的认知。自小在海边长大，对深山峡谷缺少切身体会，故在电视上看到悬崖飞瀑，古怪滩石，总会发出由衷感叹，然心向往之，却不能至，徒添了几分向往与遗憾而已。

深秋时节，应邀前往南安向阳乡郭田村采风，闻知其中一项活动便是穿越向阳乡的观音谷，便有几分欣然欲试的劲头。虽说我也是南安人，然向阳藏在深山，有山海相隔之憾，几次想去探幽，却也从未成行。

能于春秋两季两次造访向阳，也算有缘了。春暖花开之时，看的是向阳五台山上的风景，领略的是崇山峻岭的雄姿，那更像是一次踏春！秋风萧瑟时节，探的是向阳五台山下的奇谷，体验的是深峡飞瀑的幽情，权当是一次秋游！如此山上山下的寻幽探秘，既遂了我寻访山水的闲情，又圆了我攀爬岩谷的野兴。

(一)

南安地块狭长，自东北部的向阳乡延伸至西南处的石井镇，石井是我的故乡，虽说与向阳同在南安境内，然南北相距竟达100多公里，一边紧邻大海，一边贴近高山，两地风貌迥然相异，这更增添了向阳的几分神秘感觉。

向阳古称“八都”，是南安东北部最高的山区，山峰海拔多在千米左右，为戴云山向南延伸的支脉，有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台，故称“五台山”，五台山绵延数十里，其中的西台海拔1080.4米，傲然挺立为五台主峰，站在西台观日峰上环视四周，可见五台竞秀，山势奇雄、古木幽兰、流泉飞瀑，实属不可多得的天然旅游避暑胜地。

因群峰雄峙，故峡谷幽深，五台山下蜿蜒环绕着三大峡谷，分别是位于郭田村西北部的观音谷、位于郭田村北部的鹤仙谷、位于卓厝陈林自然村的向阳谷。此处常年气候湿润，降雨量多，由此形成了巨谷飞瀑，深潭浅溪，奇石异草。

那天，刚下过一场秋雨，一场秋雨一场凉啊！一到向阳乡郭田村，山风迎面袭来，顿觉阵阵寒意。因为向阳海拔较高，温度竟比山下低了5℃左右，难怪我们有一种突然从夏天进入冬天的错觉。第一站来到郭田昭惠庙，热情的主人们捧出了一杯杯热气腾腾的铁观音茶汤，捧着香气四溢的茶杯，听着乡干部给我们讲着向阳乡

(二)

未及谷底，先闻涧响，这水声若隐若现，时大时小，如琴弦和鸣，如珠玉落盘，如龙吟谷底，如虎啸林中。溪流时缓时急，时流时断，漫过浅滩，穿过乱石，梳过青草，遇巨石则绕行，过峡谷便跳跃，一路唱着歌向下游款款而去，我油然想起一句话：“水惟善下而

菜堂日不落

洪桂珠



菜堂风光。

奇怪的是走了这么久也没有碰到人，让人疑心这是一片被遗忘的角落。忽见屋檐下的竹竿上晾晒着的衣服，现在日头软得很，想来他们可能下地劳动了。这才抬眼向古厝前方望去，但见田野平畴，风中有稻穗的香，有五七农人在田里薅草、浇菜，更奇的是田埂上传来一曲曲舒缓的音乐。

树屋右前方的灰黑的翘脊上停着一行白，在夕照中兀自凝立成一只只会说话的瓷雕，“咕——”，又从二楼的石窗里飞出一只，它偏头看我一眼，便踩着窄窄的滴水檐加入那行列。眼前这座两层红砖青瓦小阁楼，是我见过的最气派的“鸽楼”。

奇怪的是走了这么久也没有碰到人，让人疑心这是一片被遗忘的角落。忽见屋檐下的竹竿上晾晒着的衣服，现在日头软得很，想来他们可能下地劳动了。这才抬眼向古厝前方望去，但见田野平畴，风中有稻穗的香，有五七农人在田里薅草、浇菜，更奇的是田埂上传来一曲曲舒缓的音乐。

此时夕照的光打在这一片闽南红上，大有“落日熔金，暮云合璧”之感，这一片静谧的闽南红，寂寥而温暖。

同样让人温暖的还有那些与我一样爱古厝的人，友人便是其中一个。

在镇政府工作的他隔三岔五地来，拍下它们在清晨和黄昏不同的清姿，一次次为那些螭龙鼎文深镂空雕而驻足流连。据友人介绍，菜堂所属的新圩村村委、老人会、村民都行动起来了，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，村落将分3期进行修复，初期的环境治理已然紧锣密鼓开展……

我确信，菜堂的古厝找到了知音，它们终将被善待。

柴火灶里的烟火味

蔡安阳

周末回乡下老家看望父母，给父母做顿中午饭，这是我的必修课。随着父母年龄增大，周末只要不加班，我就会谢绝一切应酬，回老家陪父母，给父母洗洗涮涮。

中午我做饭时，母亲提议，天热用煤气灶，煎炒烹煮得快一点，人少受罪。我说：“在城里已经吃了一周煤气灶烧的菜，总感觉有一股煤气味，不如家里的柴火灶烧得好吃，热点没事，多洗一把脸，为了美食，这点付出值当。”

我和母亲通力合作，挑菜、洗菜、切菜。料备好后，母亲烧火，我在灶上炒菜。今天的第一道菜是糖醋藕片，母亲在灶下将火烧得旺旺，锅里油泛起青烟，我在火头最旺的时候，将藕片倒下锅，绕着锅边浇上一圈香醋，一勺白糖，香醋瞬间汽化，白砂糖扑向藕片，醋在重力作用下擦向藕片，将其包围，仿佛如坏小子向美女抛了个媚眼，酸酸甜甜结合脆脆，几个回合翻炒后，空气中已是弥漫着酸酸甜甜的糖醋藕片的味道了，这是平常居家日子里最相宜的味道。

母亲在灶下说，这灶好用吧，我笑道，当然，这灶都换几代了，一代比一代好用着呢。

想起儿时记事时，父母在家自制柴火灶，晴天时，父亲采土、挖坑，把土运到坑里。母亲往泥上慢慢淋水。父亲撒上麦衣，然后赤脚和泥。泥、水、草融为一体，父亲用铲子端泥，放在一个长方形的木质模子里，抹平，脱模，晾晒。晒干后成型，就变成了结实的土块。土块垒成的柴火灶，外层表面刷上稀泥，抹平，在太阳下晒一周。有一次下暴雨，在田里干活的母亲让我赶紧回家盖灶，结果我没盖好，灶的一角被淋烂了，又经修补才抬进灶房子使用。

自己造的泥灶，方便成本低，但沾水易脏、易坏，清理也是个大问题，这是一直爱干净的母亲最头疼的事。少不更事的我，感觉那两眼灶就是自己的克星，因为它，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放学回家要拾草，阴天下雨要收草，雨过天晴要晒草。拾草，我倒是有点喜欢，因为可以四处溜达。烧火，对我来说，是一件比解奥数题都难的事，母亲生好的火，让我三两下倒腾就熄灭了。遇上雨天，柴草潮湿，我在灶下眼泪一把，鼻涕一把，就是不见灶膛起火，只有黑烟呛人。为此，母亲没少担心，唉，这娃，长大可怎么办，喝西北风都是凉的。

后来，生活条件渐渐改善，灶台由土块改良为砖头，灶台表面由泥面变为洋灰面。洋灰灶台面，脏了可以洗刷擦洗，比之前干净多了。只是我依然不爱烧火，再好的柴让我往灶膛一放，只冒烟不起火，母亲说我是火的克星，我偷着乐，赶紧逃离厨房，坐在桌子前看小人书，享受着饭来张口。

待我参加工作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添置了煤气灶，但是父母却不感兴趣，一直顺手用柴火灶，说还是柴火做出的饭菜香。

突然有一天，我也没来由地想念柴火灶。回老家，强烈要求母亲用柴火灶做饭，而我仿佛也是一夜出师，竟然将火烧得旺极，让母亲特别惊奇。唯有我心里明白，我亲近了柴火灶，好似亲近了农村，亲近了父母。

从那以后，每一次回家，我都用柴火灶做饭，我们三人一人在灶下烧火，两人在灶上，一人主厨，一人打下手，有说有笑。而如果用煤气灶，只能一人忙碌，就减少了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。

柴火灶，如今成为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情愫，随着父母渐渐变老，我从他们手中接过厨房的锅铲，掌管着家里的厨房，我真正喜欢上了柴火灶。每次回去，换上围裙，进入灶房，锅上一把，锅下一把，烹、煮、烧、炖，为父母做上一顿可口的家常菜，看到父母乐开了花，我的胸中也有心花怒放，那些汤汤水水中溢出的烟火味，成为我心中最美的家乡味，成为我心中永不消失的乡情乡愁。

翻阅了一生

郑红艳



昨夜微寒
冷雨竹窗潇潇敲秋韵

秋雨秋思
执着地提醒着你的心思

把你心事悄悄告诉相思树
纤长的叶子纷纷落一地

深巷古厝
凄凉化成一片秋声
用诗词里的薄霜叶伏贴在地

红叶低窗
秋风吹乱了窗纸上的叶痕
却吹不散你心头的人影

额前你的发际如丝
像极了秋风拂过的柳丝

翻阅着你别离的心事
不料，就此翻阅了一生……